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一

諫院謝賜章服表 同王素 慶歷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月日準閤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者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効不敢即受乞賜停寢明日朝于垂拱退立簾下俟命不報方共彷徨未知進退而閤門吏已廹臣等入對及見于延和有司

賫使俯伏受命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
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僚薦舉不得辭讓臣等知
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際竦動羣臣
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陳
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
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蓋不欲使臣等雷同僥倖之流
而為外人譏議乃知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受
君憂國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

報謝惟有至誠今陛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尚不欲令外人所非伏況陛下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致陛下纖過小失不見於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辭免試知制誥劄子 慶歷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準中書傳指揮令臣到聚廳處參問得有聖旨令臣就試伏念臣自忝諫垣言事無狀日月未久恩渥

已頻凡朝廷任用非人僥倖干進在於臣職皆所當言豈有自為僥倖以冐榮寵其名試指揮伏乞特賜追寢取進止

辭召試知制誥狀 同前

臣今日準中書召臣聞有聖語令臣就試已曽略具劄子辭免退而循省未止憂驚伏念臣本之才能豈堪任用誤蒙聖奬擢在諫垣竊自思維無以論報但竭愚慮知無不為凡姦邪在朝僥倖求進多以激訐沽名未察

臣心紛然議誚臣亦自省忠國之節特惟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辨但誓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今若驟覓寵榮越次升用則是譏議者謂臣向之所為果是沽激本非為國而去惡但務傾人而進身不惟使今後朝廷擢用忠言之臣不以自明而取信兼恐小人見言者得進既速則各務奔趨一長其風遂成媮弊蓋上干於國體非止徇於臣私況臣供職未久言効無聞方今百度未修四夷多事言者正當以失職坐黜豈可以

亡狀遽遷其名試之命必望特賜追寢緣臣早來為中書催召倉卒之際論述未詳謹再具狀奏聞

辭直除知制誥狀 同前

今月六日準中書召臣試尋曾具劄子并奏狀辭免今日忽聞已有聖旨更不召試直除知制誥者伏以聖恩優異至寵至榮臣所以敢茲懇請者蓋以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飾讓之私唯冀聖明察臣悃愊竊以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情偽今一

言事之臣得速進則小人好進紛然爭以口舌為事至其甚弊理難抑絶則後來有讜言之士必雷同以干進見疑使君子小人情偽何别故臣以謂任人之體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寵榮臣累得對便殿奏事之際常陳此說伏况臣供職已來日月未久幸值陛下切於求理優容直言然而夷狄未賓盜賊未息官吏未汰黎民未蘇以事考言其効安在而數月之内恩典頻仍當黜而升宜罰而賞繫於國體則如前所陳揣於臣私則自知

若此且夫設官賦祿本以勸善擢臣一人好進者得以奔趨無勞者皆容忝冒所損已多伏望聖慈憫臣愚訥直降恩命特賜寢停

辭免第二狀 同前

昨以準中書劄子為臣累辭恩命奉聖旨不得辭讓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誠無飾若理必當受則豈敢虛辭上煩聖聽自陷矯詐蓋臣所陳述者上繫朝廷事體非獨專狥臣私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速進則偽言者誘以

爭趨今若辭讓而不獲則偽讓者終於得進損之又損不如不辭臣猥以非材已在言責若陛下欲擢臣以責効則今所居之職自足展効但患無能若以寵典為賞勞又無可賞伏況此來恩命特出聖心臣子至榮人所願得茍非深思熟慮理須避讓豈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至懇所除誥勑早賜追還

舉呂溱自代狀 同前

準先降勑節文應兩省臺官尚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

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者

右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吕溱首登辭科素有文學不肯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令蘓州治狀為兩浙第一臣嘗與溱同在館閣聞其論議服其度量材美甚衆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謝知制誥表同前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為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一作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邉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

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禄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又一作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奬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

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廁於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為超擢不徒揮翰以為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 闕慶歷四年八月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 慶歷四年九月

臣修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前
奉詔編次三朝故事成上進訖特賜奬諭者聖后當天
孝循先志嘉與左右奉為大法成編上聞懼不稱旨蒙
詔溫諭以榮以悸臣某中謝臣聞藝祖造邦翕受駿命
文綏武服震讋萬方十七年間大業以定神宗享御睿
謀獨斷照姦以察用賢以誠政清法明夷夏安樂章聖
紹衣上下錯國既安玉帛走於庭犀草櫜於庫刑賞有
典禮樂有經草木人靈罔懋歡喜恭惟皇帝陛下以甚

盛之德位久大之業日旰坐朝昧爽思道置器安處納民大中尚惟一祖二宗之遠謨有百世無疆之丕訓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調諧法令所以必行邦國所以從乂天垂日皎布在方冊爰詔近侍採摭要實秘在大府用裨聖政蓋守成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睿心遠紹振古與偕臣親被上音適終論次慮失煩簡隕越待罪聖度兼貸錫以褒言誓捐微軀仰荷鴻覆瞻望宸扆無任激切

謝賜慶歴五年歴日表

伏以聖人在上天地節隂陽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時八風六律二十四氣各應時而至臣愚幸同萬物俱被長育而得與草木自别使知寒暑之期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天縱多能向因萬幾之餘親考上元之歴以授百職以同萬方而臣官任轉輸兼司按察若乃加正朔於四海頒政教於明堂陛下總其要而舉其大端至於經時節勸農

桑候豐凶勸畜積順時令察姦非則臣敢不守其職而行其小者庶無失業以答洪恩

滁州謝上表 慶歷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羣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尚叨於清近為郡仍竊於安閑祇荷恩榮惟知感涕臣某中謝

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

夫而無託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娓無著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為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况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已出因謂無嫌乃一作仍未及笄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為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為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産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羅織過實追深文盖

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寃枉然臣自蒙睿奬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茍令讒巧之愈多是速傾危於不保必欲為臣明辨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為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尊號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頑實知君父

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寛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 慶歷五年十月

臣修言伏覩十月九日赦書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祔廟禮畢者大孝發於宸衷刑于四海休氣蒸乎美澤賚及萬方華夏懽呼人一作神祇咸一作感悦臣某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自天生徳繼聖垂衣率勤儉以在躬推仁恩而浹物動稽先訓謙弗自専奉二后之慈靈永

懷罔極詢百執之公議所據有經然後肅清廟以載嚴
由閟宮而升祔上儀交舉大慶咸均孝思永奉於烝嘗
懿範有光於典策臣守藩地近一作遠受國恩深欣盛事
之親逢與蒼生而共樂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充庭萬國
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修邦貢之
儀用罄臣忠之節

謝賜慶歷六年歷日表

祇膺寵錫伏積兢榮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愛人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姓不知聖德與四時合序是以星辰順軌日月清明陰陽和風雨節恭己南面授人以時屬此歲端大頒玉歷臣職在守土愧無他能謹守詔條其敢失墜

謝賜慶歷七年歷日表

臣修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歷七年歷

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几爾守邦之吏皆蒙頒歷之恩匪以為私盖遵彝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為玉歷之文以叶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欲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咎）

慰申王薨表（慶歷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申王德文薨皇帝幸後苑舉哀挂服者伏以申王德文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遽背明時奄然殂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仁親九族孝治萬方成服發哀恩隆禮備臣忝居侍從遠守詔條不獲躬詣闕庭以伸奠慰臣無任哀感之至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慶歷七年七月

臣修言伏覩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者一人致

孝式表於奉先三后在天並垂於鴻佑人靈交感華夏歡呼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撫重熈之運親執玉幣禮天地之神祇時奉烝嘗報祖宗之功德乃眷別京之重載崇原廟之儀衣冠出遊仰稽於故事郡國嘗幸俾得以奉祠實隆廣孝之風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叨辭職方守郡條瞻盛禮以阻陪效歡聲而徒切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戸表 慶曆

七年十二月

訓辭深厚恩典優隆祗服以還戰兢無錯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世用行與時違過蒙獎擢之私忝居侍從之列坐尸厚祿安處善邦當見帝以親郊奠陪嚴祀洎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進爵賜勳即封加戶併茲榮數及迺無功敢不退自省循益思砥礪上答乾坤之造更堅犬馬之誠

賀平貝州表 慶歷八年閏正月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盜孽竊興人（一作神）祇共忿果憑睿算悉殄兇徒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一作克）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爭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驅脅（一作脅驅）士衆閉守城闉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畧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讋而肅恪（一作恪肅）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

揚威令臣辛忝郡寄欣聞德音

揚州謝上表 慶歷八年二月

臣修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勑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脫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仍叙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輙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奬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

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為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為誣上一作幸緊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冤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効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為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

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兹恩典施及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頴州謝上表 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臣脩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頴州軍州事臣已於三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閑坐享榮禄雖大君之德曲示含容而為臣之心豈自遑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能淺薄性識昏蒙偶自弱齡粗知學古謂忠義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兾非常之效然而進

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怨仇退未知補報之方遽先罹於哀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乘氣以交攻睛瞳雖存白黑纔辨蓋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閔其孤拙未即棄捐付以善郛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使身不廢猶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表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頴州者恩

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為寵臣以喜為憂伏念臣自小無能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篤行不思今世之難行而自遺遇聖明驟蒙奬拔急於報國遂欲忘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違忤者悉當權之士既將行已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況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讒誣迨於降黜當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半辭而自理其後再經寛赦移鎮要藩曾未逾年遽求小郡蓋臣知難當之

衆怒尚未甘心思苟免之善謀惟宜退迹則臣於榮進豈敢僥求此蓋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睿慈謂臣貶職之人悉皆牽復憫臣無名之罪久未雪除故推叙進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歳早已改官建此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則懷忝冒之慙進退之間凌兢失措惟當盡節上報深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皇祐元年八月

臣修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勑各一道伏蒙聖
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潁州
者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某中謝
臣伏見前世材賢一作賢材之士身結主知勲德之臣功施
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
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逮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
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
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

欺於瞍昧沮仇疾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陛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盖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禀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為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謝上表皇祐二年七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

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禀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輙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造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别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

事廚傳取悦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為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勲表皇祐二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誥勅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尚書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依前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謝者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褒升臣某中謝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

節未知報國之方冐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曽不知慚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修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議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旣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趕閙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蹐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文忠集卷九十

文忠集卷九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二

謝賜對衣狀 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覲於清光賁以身章遽蒙於寵賜授受之際兢懼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用遘光華之在旦荷榮祿以逾涯非惟罪謗之多罹實亦禍罰之並至苟存遺體僅續餘生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

下覆燾之恩幽微必及白從廬次復以官聯當陛見之

云礽陳笥衣而有煥飾躬增耀愈彰不稱之譏處物雖

愚猶識謝生之所臣無任

辭翰林學士奏至和元年九月

臣今日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翰林學士所降勑告臣

未敢祗受竊以内制之職選用非輕臣以庸虛繆塵侍

從歲月雖久能効無聞居外任不歷煩難在朝廷未有

補益見居學士之職已甚厚顔豈敢更希榮進況臣屯

蹇之迹憂患所侵齒髮凋殘心志衰耗獨侍老母久纒疾恙尋丁憂制僅有餘生累歲以來學業荒廢詔誥之任尤非所當欲望聖慈察臣衰拙所有恩命特賜寢停臣無任

謝宣召入翰林狀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為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一作詞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

納因加内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
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
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
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
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
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
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
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

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荅鴻恩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同前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彌峻於近班慈澤逾涯復叨於蕃錫退循眛陋昌稱暉榮伏念臣素乏藝文久塵

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內署凝嚴遽叨於廁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宸慈式垂寵賚兼金錫帶榮踰廓落之名在笥頒衣媿甚曳婁之刺輟以內閑之駿飾精寶校之光俯耀微軀仰慚殊渥庸何酬補但誓縻捐臣無任

乞洪州劄子 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陳乞差知洪州一次尋以差入貢院無由再述懇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塵恩寵一入禁署迨

今三年進無補於朝廷退自迫於衰病眼目昏暗脚膝
行步頗艱右臂疼痛舉動費力雖翰苑事無繁劇聖恩
曲賜優容然非養病尸居之地兼臣鄉里在吉州昨於
丁憂持服時歸葬亡母荒迷之中庶事未備本期服闋
還朝上告聖慈乞一近鄉州郡貴得俸禄因便營緝而
自叨禁職荏苒歲時貪寵忘親此又人子之責也所以
夙夜彷徨不能自止欲望聖慈憫臣衰朽察臣懇迫特
許差知洪州一次取進止

辭侍讀學士劄子 嘉祐三年三月

臣準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兼侍讀學士臣伏見侍讀之職最為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臣以愚謬忝廁翰林又克史職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尚書禮部刋修唐書然則在臣不謂無兼職而經筵又不闕人忽沐聖慈特此除授蓋以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

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聖朝慎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况臣材識淺薄自少以來粗習辭章過蒙進擢俾塵禁署中年衰病常憂廢職至於講說經義博聞强記矧復非臣所長今耆舊之臣經術之士並侍講讀者足以備顧問承清光欲望聖慈矜臣不材自知俾免冒榮之誚所有告勑不敢祗受取進止

再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三年三月

右臣准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奬擢禁署為一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為朝廷惜清職遂為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瞽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為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

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因謂所得為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臣為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陳述若又不自踐言則貪榮冐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虚辭飾讓又為矯偽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開封府劄子 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聞内出誥勑各一道付閤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顔今者曲蒙聖慈悞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輙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勑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

發動縁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候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隳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别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别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二劄子 嘉祐四年正月

臣輙有愚懇上干聖聰出於至誠不敢緣飾臣本以愚懦别無材能過蒙恩私列在侍從初無補報之效每以尸素為慚昨者忽被選差俾權京尹臣雖知材力淺薄衰病侵陵當此浩穰實難辦濟直以忝廁翰苑迨今數年所職清閒過享優逸一旦遽蒙煩使不可再辭亦欲勉强年歲之間少陳筋力之效苟無曠敗乞一外州不意眼目舊疾遽然發動蓋自供職以來旦旦常於燈燭

下看讀文字及簽書發遣自早至夜率以為常全藉眼力而臣舊患已及十年兩目眊然中外具見近一兩月來暗昏疼痛屢在假告不無廢事人雖未責臣豈自安臣自前累曾陳乞江西差遣一任欲乞檢會臣前後陳乞依蔡襄例除臣洪州一次俾解繁劇以養衰殘伏望
聖慈特賜矜允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三狀

右臣近罄懇私自陳衰病願罷權尹乞一外州伏蒙聖

恩降詔不允臣以庸繆過叨奬擢不能陳力輙欲辭勞當被刑誅敢期詔諭理宜祗惕明訓勉勵疲駑而敢再干天聰固自愚執者蓋臣有不得已也臣舊患兩目於今十年近日以來發作一作動尤甚眵淚浸淫睛瞳眊昏視物稍多其痛如割欲頻請假告則浩穰之地豈自遑安欲竭力枝梧則疾患内攻有難勉彊夙夜憂畏不知所為欲望聖慈憫臣衰殘察臣愚拙許解繁劇假一遠外之州俾之待罪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

陳乞伏候勑旨

乞洪州第四劄子

臣近兩曾陳乞差知洪州一任未蒙恩許蓋以臣衰病不支難當任使素心所切苟欲便私非敢自圖外州以就優逸臣年雖五十三歲鬢鬚皓然兩目昬暗自丁憂服闋便患脚膝近又風氣攻注左臂疼痛舉動艱難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幾以此貪冒榮祿無處劇繁實知難濟矧自權行府事以來三致臺諫上言兩煩朝廷起獄

其他碌碌常事亦無分寸可稱蓋其資材本自庸虛加以精神日漸耗竭處之清職則論議謀猷無一可取擢以煩使又心力疲憊自訢不能上賴聖慈憐憫雖未欲遽棄於外而臣自處實所難安伏見侍從之班交相出入昨呂溱劉敞並請補外不三數歲今悉召歸況如臣者留之無所補去之無所惜者哉欲望聖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養理衰殘誓於餘年少圖報效今取進止

辭轉給事中劄子 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伏蒙聖慈許臣觧罷府事兼授臣給事中臣本以庸虚誤蒙奬任不能陳力况未及朞遽以衰病自求罷去理當黜責以勵不才豈宜非時濫被恩賞况臣權府之初已蒙加以兼職到今才及半年有餘不因朝廷别有差使只是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雖聖恩優厚過寵衰殘而臣自揣量無容濫受所有恩命乞賜停寢只許令臣歸院供職所貴少安疲

病今取進止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同前

臣近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給事中臣等曾瀝懇乞賜寢停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告勑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語侍從既無所納以伸報效任以煩使又自陳疲病許以不能然則如臣久冒寵榮果堪何用上賴聖君優容未加黜責豈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職不久罷去又復轉官此臣所以慙懼彽徨

不敢即受也臣竊見前知府呂公弼差知益州授樞密直學士及公弼辭免不行徙領郡牧遂却只依舊充龍圖閣直學士王素蔡襄並因方面之寄乃遷職是則罷府供職京師者不當別有遷轉此近例也臣非敢飾偽上煩聖聰直以恩寵頻併理當辭避欲望聖慈察臣無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俾寢新恩免貽羣議令取進止

舉呂公著自代狀 同前

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出自相門躬

履儒行學贍文富器深識遠而静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為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

進新修唐書表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為提舉編修曾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偽

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
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
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
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
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
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
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
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

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閱於是刋修官翰林學士臣
歐陽脩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脩官知制誥臣范鎮
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
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
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
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
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纎悉綱條具載别錄
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

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 嘉祐五年七月庚子

臣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令臣授告勑者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脩書官並均霑澤竊緣臣與他脩書官不同檢會宋祁范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並各十年已上内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脩一部書中三分居二范鎮王疇呂夏卿劉羲叟並從

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刋撰紀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賞臣實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年豈可又（一作加）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虛飾辭讓煩黷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欲望聖慈特寢新命令取進止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奬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頻於此際過飾偽辭取好讓之虛名為有識之所誚實以臣撫心內愧不敢自欺蓋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錄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為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

體聖恩便合祗受而臣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勲食邑一有所霑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為榮臣若自欺不言則冒寵雖多為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屛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賀壽星表 至和三年二月誤雕在此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保祐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

發憤而以仁慈寛厚之恵愛養元元下洎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庚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忝備詞臣無所禆補惟願清心屛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一有夫字無疆之休

乞洪州第五劄子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虚過蒙奬擢久列侍從訖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髮白手顫精力俱衰兼

以父母墳塋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心迫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曾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勑刋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堅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退養衰（一作跡）拙兾便私塋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 嘉祐五年　月

右臣近瀝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墳墓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

攻於外一作內事迫於中一作外既不自安實難緘默將期得請不避煩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遠葬鄉里在吉州之吉水昨臣丁母憂日又扶護歸葬然臣方在憂禍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長號撫心自誓祗期服闋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幾近便營緝至於種植松栢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立碑碣之類事雖倉猝㫁於一二年間勉力可就當是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並聞臣言自臣除服還朝皆引領望臣歸踐前約而臣遷

延荏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貪戀榮祿食言
不信罪莫大焉兼臣禀賦奇薄衰羸多病兩目昏暗已
踰十年近又兩耳重聽如物閉塞前患左臂疼痛舉動
無力今年以來又患右手指節拘攣至於鬚鬢蕭颯
條久已皤然臣自視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濫廁賢材英
儁之士出入朝廷以取笑於搢紳之列實慮早衰易殞
恐遂不得一償素志以為終身之恨臣自數年以來雖
累曾陳乞而懇誠不至天聽未回亦嚮欲伺候唐書了

畢今者幸已成書上奏其餘所領並是尋常職務別無朝廷差委勾當未了事件臣是敢罄述愚衷備盡微瑣伏念臣本乏材能初無階援特蒙睿奬拔自常流置在侍從殆今十有七年矣訖無補報孤負恩榮伏望聖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閔臣昔當少壯鋭意立朝今而衰退一至於此哀臣情實迫切乞賜檢會數年以來前後陳乞特許與除知洪州一次臣雖疲懦猶能遵奉詔條修舉常職誓殫犬馬之力上酬天地之仁臣無任

佪徨激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乞洪州第七狀同前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一道以臣陳乞江西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賤誤玷恩榮而生禀拙艱動罹謗咎往自河北斥守滁陽在外十年遂至白首頃除憂制還奉内朝幸蒙聖恩收以桑榆置之翰苑凡今仕宦光寵孰不樂在朝廷職任清優顧亦無出禁近臣豈不思嚮之流落引領欲一作顒還而乃却蹈風波自投

遠外此之愚計豈近人情蓋以臣事迫心危有不得已
凡諸懇悃嘗具剖陳不敢煩言況已罄盡再念臣遭遇
明聖過被恩私犬馬無知猶能報効而臣性旣疎簡識
非明敏少以專學而自愚不能趨世以濟務效當求實
而安事虛名才貴適時而一無可用至於上所詢訪時
有論議亦碌碌隨衆人未嘗有所建言縱令有之亦不
足采惟有文字繆為流俗過稱而自供職禁庭殆今七
載屬中外無事文書甚簡不過月赴四五直飽食甘寢

止撰青詞齋文一兩通只此為臣所能是臣事業去之亦何闕於事存之又奚補於時將何以上煩睿慈曲示恩意特頒詔諭前例所無捧讀驚惭繼以感涕臣亦竊聞近日兩制臣寮多求外任彼皆材業有素年齒方彊又無事於外方可以且留供職惟臣材無可用年又漸衰外有私營冀償夙素欲望聖慈畀之一郡使其志畢願從若天幸餘齡未填溝壑則遺簪舊物尚或冀於見收而疲馬君軒豈不知於有戀臣無任祈恩激切之至

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學士者竊以學士不宜兼侍讀臣於前歲已具陳論當時蒙恩遂許辭免在於今日豈宜復授得非以方今經筵闕人而臣在學士中適當次補聖恩優異不忍獨遺臣以衰殘久塵禁署已兼龍圖閣學士而在院學士多未有兼職況臣前已有言理宜自踐欲乞許臣只兼舊職其經筵闕侍讀

別賜除人所有誥勑臣不敢祗受今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表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勲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賛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一作體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强少喜文辭殆浮華

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濶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
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
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每煩聖造之
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逮
此七年屢乞方州幾於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
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羣賢在列敢懷希
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
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

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為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雋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樞密副使尋具表陳免蒙降批荅不允斷來章者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雋賢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牢辭之靡獲徒冒寵而為憂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慮

為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祿過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遂叨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毫分一作分毫顧質早衰況漸凋於齒髮但思藏縮敢望甄陞矧惟賛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自失而睿恩至渥名旨甚嚴莫諧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媿此盖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謂疲駑之可勉俾承闕

之以効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逢之會職思其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

辭參知政事表 嘉祐六年八月

中謝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榮所被跼蹐難安臣某伏念臣本之材能徒緣幸會列於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

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收誤奬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無庸求俊乂於在廷擢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効之誠殞糜後已

謝參知政事表

以敘遷俾之承乏誤恩過被訴讓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問儒者博而寡要況匪多聞文章

贊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冀得非常之材延

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遘亨嘉之會驟蒙奬拔一作
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
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末加每欲逡巡而引去敢期眷
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憂并
此葢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
乂以濟治康謂臣既朴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愚而懦
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員遂兹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
自勉不强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 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為惠雖澤貴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既難安於兢愧敢自避於黷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顓愚學無師法才不適當世之用識不通治古之原誤蒙聖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幸有緼而得施坐耗歲時訖無稱而取誚方懼素餐之責敢懷濫得之心屬宗祀之有嚴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後既竊窺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獲共慶於成禮然而賜之胙餕蒙福已多

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回高明之聽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恩賜先於幽遠憫小器易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収渙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 嘉祐八年正月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名赴天章閣觀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寳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牋字遂賜宴於羣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誤被奬擢參贊鈞衡陛下憂勤萬幾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民物

熈閑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既得以尸素偷安而又獲親侍清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台赴天章閣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飛白羣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屏營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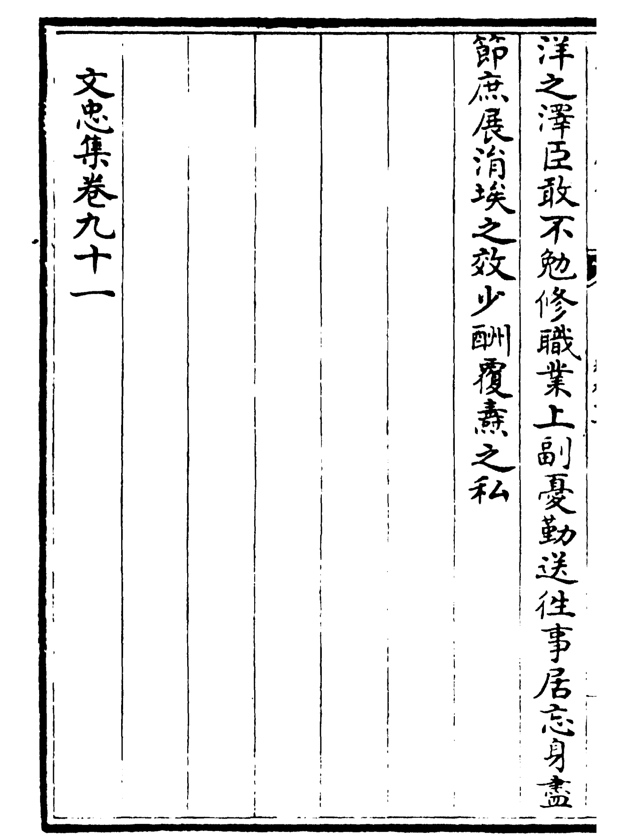
謝覃恩轉戸部侍郎表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

皇明繼照如日之昇膏澤霶流溥天咸被時惟朽懦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不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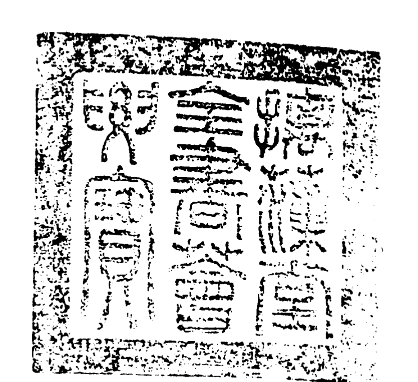
於往行一作時用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招謗咎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奬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歡謳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茲時其敢獨異俯從祇受但益凌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駑之效庶伸塵露之微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離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休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雖學古性實迂儒徒誦習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從束髪遭會明時蒙先帝之誤知與羣英而並進紫樞黃閤叨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屬綴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兹聽覽之初務霈汪


洋之澤臣敢不勉修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展涓埃之效少酬覆燾之私

文忠集卷九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九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九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表奏書啓四六集第三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治平元年閏五月

中謝 伏念臣性姿庸近識局咎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君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虞填

窆之有時弓劒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玆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羣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愊（一作廹）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

聽畀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諠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顔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内則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

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顧於物論其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槩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

便受告勑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勑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為非若竊事為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為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

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顧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會奬以此疇勞況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尚當裁抑以絶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已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一作聰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内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等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維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睿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臣等屢黷為煩欲望天慈省閲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寢停於此四方旱灾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免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

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為瀆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一作兢惶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為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橫啓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内量謭薄實憂以聖而

青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悅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

敢傾悃愊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祗希干祿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睿奬俾貳宰司訖無豪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晻靄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羣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疲乏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

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祿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尚異昏瞳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葢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

患眼疾又為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
澀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
愚心秖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為榮
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彊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
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
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
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況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
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

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令取進止

第二表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苟睿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亨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羣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

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脩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為已慚廊廟之訏謨旣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尚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能久視眊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祿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之哀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諧得

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
聖君含垢未即斥去而又不思勉彊竭力以脩職業輙
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
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頑然未即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
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
面陳悃愊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

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絶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祿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為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況如臣者尸祿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澁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悞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閒僻處將養三二年或日復清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

効乃是臣自為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為難早賜恩許令取進止

第三表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為本立朝以進退為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為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荷好庇之寛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

末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盖切懇私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詣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絶纎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況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祿者常情之貪得茍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栁質易朽而先

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茍安則臣刮膜祛昏尚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為雨水為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為降災惟譴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饑已甚饉疫相望

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幬之寛仁尚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觧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庶位之脩官然後别選儁賢俾居參輔益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
天告戒比屋罹災虔思消異之方願避進賢之路特迂
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遑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
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
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
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
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律相府之事無不
總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辜

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
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
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寛恩誓堅犬馬之心終效涓埃
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
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羣臣震惶況
居任責之司敢為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自膺眷命光紹丕基總覽萬幾之繁講求三代之治旰
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
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召至和以來嘉應而善氣未效
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
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為濫竊尤玷寵榮方平
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惟皇
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肖以為脩政之先
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為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實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輙殫拙訥上瀆高明臣某中謝 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單 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羣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妨

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
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一作之必
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駑誓圖報效而臣
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涸新
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草膚腠削氣將力以
俱殫臣若猶彊殘骸竊食厚祿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
人之明茍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
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愊伏

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尚乏周身之智豈堪為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輙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能久侍天顔恚

陳悃愊伏自濮園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違經非禮無稽之說恥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借以一作臣為名因乃一作以肆言訕上指臣為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讟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罷退而已及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既又詔牓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

為誨等誣誑衒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為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為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為荆南

節度使盖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所被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為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為傳播如臣者豈合强顏忍恥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負以為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當懇自（一作白）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痟渴不止昨

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爲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當别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違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禀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

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為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阱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羣議甄收獎進終始保全以致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逮逢神聖之嗣興顧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殭尪殘之質坐懷寵禄之貪昔一作古云高位之疾顛何况千人之所指繼以恙痾之苦薾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効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

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訏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寔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寛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為於有補苟未填於溝壑誓終竭於消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誤被奬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

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駑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羣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羣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睿聰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閔臣拙直衆怨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寛仁曲加保庇以為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自處者葢以朝廷

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為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為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户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顔以處之與其負慚俛首以見搢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

是臣居位也以榮為辱其去也以黜為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既以難安仰叫帝閽期於必達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遘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幾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

殺不辱之節所以彊顔忍耻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渇如鼴鼠之飲河喘若吴牛之見月多言外躁衆疾内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彊幾或一作不至於蹈顛方奮鋭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逭神理滿盈之罰茍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耻閔臣遽此衰疲巧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羣議

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繫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尚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獎勗所以過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

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違時忤衆自掊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呂誨等章疏矣其罔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辨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為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冤蓋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

有論議喧沸不自辨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諛儌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耻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維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

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
臣罷去是為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
以高秩重禄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奬久矣臣之心迹
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
名節者為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戶曉者爾蓋非早自引
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禄朝廷所以寵臣下
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
辱媿耻憤悶憂欝者居之適足為苦耳伏望聖慈察臣

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

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聲述懇私更不敢重疊叙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奬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一作遂）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

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荅丁寧訓勗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顔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罹誣枉毀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

侵凌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耻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下過蒙陛下奬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為也若終於尸祿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彊若進退名節尚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

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禄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尚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丞表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啟處敢傾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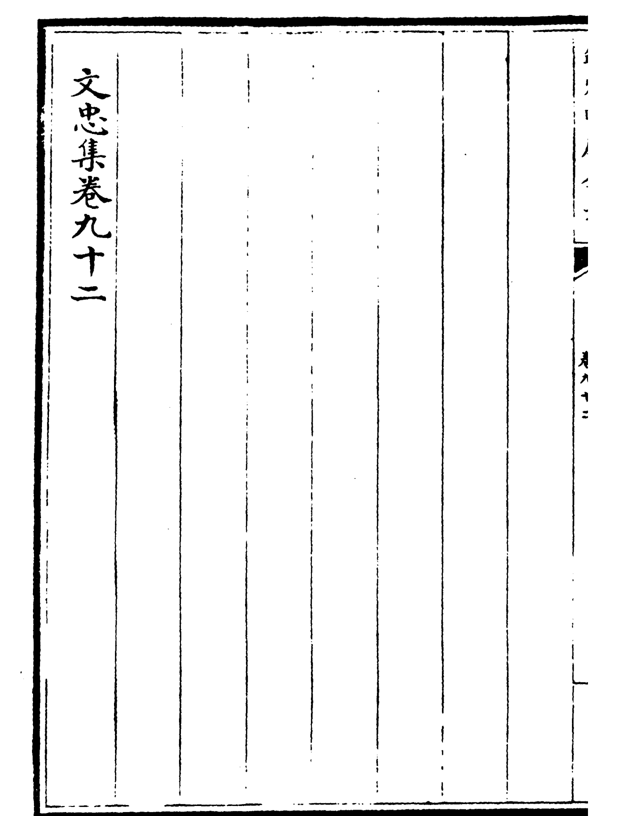
守之迂儒十駕其駑終不堪於遠用徒以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遺羞金甌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渙其均慶致茲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幾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一作已衰尚冀涓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霈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僂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之奥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奬用疲駑雖一作難勉竭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聖政繼離明而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霑渙汗臣敢不退思

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末少

圖後効冀盡夙心


文忠集卷九十二